

獨 粹 百 合 康 9

在斗争中成长

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上海市委員會宣傳部編



上海文化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集包括三个话剧，都是上海市1956年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文艺会演得奖作品。

“在斗争中成长”描写解放前某大学学生运动的一个断片，故事通过准备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与国民党监狱两个场景表现学生张德全思想上的成长。

“幕后戏”描写某学校演剧中間發生的有趣的糾紛。一个自由散漫的学生与一个骄傲自满的学生在事实的教训下認識了自己的缺点。

“到底是誰”反映某学校肃反斗争中的一段故事。国民党特务人员陈克强在学校中进行反动活动，却在同学们面前放布疑阵，匪裏一个有某些非政治倾向的高青山同学是特务，最后在铁证面前，他不能不低头认罪。

在 斗 争 中 成 长

中興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上海市委宣傳部編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衡山路郵弄2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登記證出 078 号

中國工商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

售

开本：787×1092 1/32 印張：2 8/18 字數：49,000

1956年12月第1版 195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1—8,000

統一書号：T10077·461

定价(5)0.18元

前 記

在 1956 年上海市中等以上學校學生文藝會演中，創作的節目占了整個會演節目的一半。我們選了七個適合學校中演出的較好的獨幕劇，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分兩冊出版，一冊名“在鬥爭中成長”（包括“在鬥爭中成長”“到底是誰”“幕後戲”三劇），一冊名“蝸牛”（包括“蝸牛”“迷眼的沙子”“姊妹之間”“兩分”四劇），以供各學校社團選擇排練。

上海的青年學生是有着光榮的革命傳統的，在反動統治的年代，青年學生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無數次的不屈不撓的鬥爭，以戰鬥與鮮血在青年運動史上寫下了不可磨滅的一頁。交通大學所創作的“在鬥爭中成長”就以上海解放前 1947 年的“五·二〇”鬥爭為背景，在我們的眼前，展示了一幅青年學生參加鬥爭的畫面。看了這個戲，不能不使我們平靜的心激動起來，感到今天的青年學生在黨和政府的關懷下，生活得多么幸福，再也不用擔心失學，擔心飢餓的威脅了。繼承與學習這種革命鬥爭精神吧，頑強地努力學習，掌握文化科學知識，來回答黨和政府對青年一代的期望，準備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大軍中去。在學習中你得到了“兩分”，一定是很難受的，控江中學的“兩分”，就描寫了幾個華僑同學得到“兩分”後的反映和同學間的相互幫助、團結友愛共同進步的精神。對得到“兩分”的同學來說，他所需要的不是責怪、諷刺與壓力，解是友誼的幫

助，具体的帮助，找到通向“三分”、“五分”的途径。学校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同样会在学校中得到反映的，“到底是誰？”就告訴我們，在学生队伍中也有反革命分子混在里面；同學們在專心學習的時候，仍要擦亮眼睛，不讓反革命分子破坏我們的學習与幸福的生活。青年学生是純潔的，我們不能讓旧社会遺留下的坏思想、坏習慣在青年学生的身上扎下根。“蝸牛”、“幕后戲”、“姊妹之間”以幽默、諷刺的筆法，揭露了青年学生在文娛活动、对待公益劳动态度、家庭生活中的某些缺点，進行了批判。“迷眼的沙子”是以同學們参加除四害活动为題材的，作品揭示了目前我們干部中較普遍存在的問題，对“落后”同學的看法問題；如果干部与輔導員仍旧以老眼光、一成不变的态度去对待“落后”同學的話，落后的不是羣众，不是同學們，却是你自己。在沸騰的生活浪潮中，每个人都在進步、都在前進，讓我們每个干部看到羣众的進步吧！

在这些較好的作品中，都滲進着作者和反映出青年学生对祖國与对生活的热爱，洋溢着朝气蓬勃的生活气息。虽然，創作本身还比較粗糙，还有令人不够滿意的地方，但在目前能出現这許多从各种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反映青年学生的生活和思想面貌的文藝作品，无疑是一个非常可喜的收穫。在这些作品產生过程中，得到了教师和專業文藝工作者很多的帮助，我們深深表示感謝。希望今后关心青年学生一代成長的教师們、同志們能更热情地拿起筆來为青年学生創作，我們期望能出現更多的有教育意义的、为同學們所喜爱的优秀文藝作品。

青年團上海市委宣傳部 1956年10月

目 次

在斗争中成长(一幕二场话剧).....	
交通大学文工团创作组集体创作 刘 速 城 何 永 标 执 笔	1
幕后戏(独幕话剧).....	
上海市高桥中学戏剧组 丁 永 寿 创 作	42
到底是誰(独幕话剧).....	
上海第一医学院学生文学创作组集体创作 楊 忠 趙 魯 西 执 笔	66

在斗争中成长

〔一幕二场话剧〕

交通大学文工团创作组集体创作

刘遵城 何永标 执笔

时间：1947年“反饥饿、反内战”运动。

地点：上海某大学。

人物：張德全 廿三歲，學生。

程群理 廿四歲，學生，學生自治會主席，共產黨員。

李文 廿六歲，外校學生，市學聯負責人，共產黨員。

王幼臣 廿多歲，“學生”，三青团特務。

程桂芬 女，廿一歲，學生。程群理的妹妹，張德全的未婚妻。

老趙 廿三歲，學生，外號“大炮”。

秦英傑 廿二歲，學生。

錢世明 廿多歲，學生。

于舒華 廿八歲，“學生”，三青团特務。

賀教授 六十多歲，進步、有威望的教師。

陳鵬 廿多歲，學生。

伪公安分局局長 四十歲。

便衣特務 三十多歲。

警 察 三十多歲。

王興源 三十五歲，工人，共產黨員。

獄 警 三十多歲。

國民黨黨部委員 四十多歲，簡稱敵委員。

青年男女學生群眾多人。

第 一 場

布景：五月的一天夜晚，在一間學生宿舍里。

這間宿舍，一眼望上去，就給人以破舊和擁擠的感覺。几張
雙層木床分布在靠近牆壁的地方。兩只旧課桌安置在台中心。
窗戶不大，早掉了油漆，正對着觀眾。台右有一扇門，通
向室外。外邊的廣場上正舉行着誓師性的營火大會，很多
外校同學也來參加；第二天將舉行全市性的“反飢餓、反內
戰”大游行。

幕啓：張德全坐在桌旁準備功課。幕後傳來了一陣陣的歡呼聲和
口號聲。張德全身穿灰長衫，戴着深度的近視眼鏡，因為心
裏有事，他總不能安心地讀書；不時的掏出懷表看時間。
一個學生由窗前經過，敲窗向張德全喊：“張德全，營火會
早就開始了，你怎麼還不去？”張德全搖頭不語。學生走
過。

程群理和李文上。程群理着襯衫和學生褲，李文着長衫。

程群理：老張，賀教授正講話呢，你怎麼也不去听听？

張德全：（看表）沒時間，我還得去教書，回頭見吧。

程群理：回头見。

〔張德全拿着兩本書下。〕

程群理：李文，這就是我剛剛說過的那個張德全。功課好得全校出名，人也很正直，可對參加遊行還有顧慮，怕耽誤畢業考試；還覺得憑幾個學生管不了什麼事。

李 文：那咱們就告訴他，是政府不讓同學讀書；我們這裡不單是幾個學生。群理，像這樣有威望的同學，值得我們用一切辦法把他鼓動起來。像這樣的人，爭取過來一個，就能影響更多的人。

程群理：現在三青团的那些傢伙也在想法拉他的腿。

李 文：那好！咱們就和他來個爭奪戰！來，我把遊行的路線告訴你。（翻開了一本書，路線圖就畫在其中的一頁上）由這裡過……

程群理：你等一下，我拿紙記下來。

李 文：不，用腦子記安全些。

〔王幼臣由窗口經過，看見裡面有人，就探頭探腦地向裡看。〕

李 文：（發現了王幼臣，故意轉話題）有人！程群理，這本書的說法倒是新鮮，慣性力不計，恐怕有問題。我总觉得這時候要畫成這樣的示力圖……

〔王幼臣看不出名堂就走过去了。〕

李 文：走了嗎？

程群理：（向窗外望了一下）走了。路綫我全記住了。几点鐘到外灘？

李 文：早晨五点半。如果有情况發生，就得提前到，無論如何不能讓黃狗把我們盯住！

程群理：明白。老李，你不能在這待久，早点走吧。

李 文：对。這本書我还是拿走。（拿出一扎信和电报）我給你从学联帶來了几封信和电报。支援，这就是力量啊！

程群理：（接过信和电报）你怎么出去？

李 文：还是老办法。

〔李文和程群理下。

〔稍停。王幼臣上，進門后就用眼睛东扫西轉，然后翻書架。

王幼臣：有鬼！那本書准有問題。程群理！等我找到証据看你还說什麼！

〔張德全夾着書上，情緒很坏；把書往桌子上一扔。

張德全：同学，你到別人房間乱翻什么？

王幼臣：（窘）……張德全，老趙說他有一本書借給我，我來找找。

張德全：你是哪系的，我不認識你。

王幼臣：你不認識我，我可認識你。張德全，大名鼎鼎的高材生，誰不認識？

張德全：我沒時間和你扯，等老趙來了你向他要吧。

王幼臣：可以。外边正开篝火会，程群理这个学生自治会主席也是够忙的了。

張德全：（已經坐下來看書）唔。

王幼臣：（探听地）程群理真是忙人兒，事情管得多，朋友交得广。你大概也認識，一个穿長衫戴眼鏡的大高个，不就常來找他嗎？

張德全：不知道。

王幼臣：听说那个人，还是学联的呢。

張德全：（仍旧头也不抬）不知道。

王幼臣：他們总爱兩个人在房間談話。他們談話你听見過沒有？

張德全：（心不在焉）不知道。

王幼臣：張德全，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我問你，他們談話……

張德全：（不耐煩）我怎么知道？对不起，同学，閑談天，我沒時間，等明天咱們再談吧。

王幼臣：（无可奈何）好吧。我也沒什麼要緊的事。再見吧。

張德全：再見。

（王幼臣吹着口哨下。）

張德全：这个人真无聊。

（程桂芬穿着跳舞用的西藏姑娘衣服又唱又跳地由窗前跑过。接着上场。）

程桂芬：德全，你看我穿的衣服漂亮不？等一下我們山茶社

要表演西藏舞了，这是我第一次表演，心里紧张得要命！

張德全：桂芬，你小心着凉啊！

程桂芬：不会，今天晚上，我心里像火燒似的；節目也真精彩，你去看看去。

張德全：我不想去。

程桂芬：怎么啦？大哥說反飢餓，反內战，是关系到全國老百姓的大事，看你还是冷冰冰的。

張德全：桂芬，群理的話虽然不錯，可是畢業考試就要到了，你說这些書不是都得看嗎？

程桂芬：老毛病又來了。連賀教授都去講了話，可你还是站在外边。走吧！

張德全：不，我心里悶得慌。

[由外边傳來一陣暴風雨般的掌声和口号声：“反飢餓！反內战！”“我們要讀書！我們要吃飯！”]

程桂芬：你看外边都沸騰起來，你一个人躲在房間里像个蝸牛似的。

張德全：桂芬，你說的是什麼？我什麼錯也沒有。

程桂芬：走吧。

[程桂芬將張德全桌上的算尺、筆記本一樣一樣地拋到床上，最后夺下他手里的鋼筆。]

張德全：（突然冒火）你讓我安靜点好不好！总是沒完沒了的吵！我沒有閑工夫看舞蹈！

程桂芬：(一楞)看你，这是怎么了？

〔靜場。〕

程桂芬：(难过)你……你不关心我，就顧你自己；人家今天第一次表演你連看也不看。

張德全：不，桂芬……

程桂芬：你用不着解釋，我看得出來，你不关心大家，也不关心我！(嗚咽起來)

張德全：我心里也不好过呀！我今天遇到了一件不幸的事。

程桂芬：什么事？

張德全：我本來打算趁今晚去教書的時候，先預借一個月的薪金寄給德家，讓他去治病，可是——我被解雇了。

程桂芬：(一驚)解雇了！那德家的病怎麼辦？

張德全：(冷笑)還有什麼辦法！生活就是這樣的折磨人。有病沒錢治，要讀書沒有飯吃，做家庭教師，哄着那些大少爺！可好，現在連半工半讀的機會都沒有了。

程桂芬：德全，你也別太難過，等會兒大哥來了一塊商量商量。

張德全：群理事情也够多的了，別去再麻煩他了。明天，我出去把怀表賣掉換幾個錢。

程桂芬：把我那把小提琴也拿去換幾個錢。

張德全：(感激無言)……

程桂芬：在这样的年月哪有心玩提琴。給德家治病要緊。

張德全：也許等我們畢業以后就有办法了。(充滿幻想地)我們要多作点实际的事情，把中國的工業發展起來。而且，我們可以有一个幸福的小家庭。

〔这时老趙和秦英傑由窗前經過，老趙穿着一身夏裝走在前面，他听到了張德全的最后几句话。〕

老 趙：(由窗口探進头來)張德全！什么大家庭小家庭的？

〔老趙和秦英傑上。〕

老 趙：張德全，你滿腦子都想的什么啊？

張德全：老趙別开玩笑。

老 趙：老張，人家宣傳股就等你的漫画出报了，你到底画了沒有？可别到时候讓別人难堪。

張德全：我不想画了。

秦英傑：怎么回事，程桂芬？

程桂芬：我这也正劝他呢，他总是犹疑不定的，連明天的游行他也不願意参加。

秦英傑：老張，我看你下决心吧！人多力量大。上次警察到各校大逮捕，若不是同学都出來和他們对時一下，他們会那么輕易地走了？

張德全：(拿起一本書，要看又看不下去)咳！

老 趙：老張，你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倒好像人家都挨饿受冻，你却大富大貴似的，你到底过的是什好日子？

張德全：好日子？

老 趙：是呀！你什麼地方舒服了？

張德全：（無言對答）……

秦英傑：德全，大炮說的是有道理的。我們還年青，就受到生活的熬煎。一天的菜金是兩根半油條，老師不分晝夜的去排隊領救濟米。學生就更不用說了，病了沒錢治，死了沒人管。去年，我出去宣傳給難民募寒衣，却挨了一頓打。我們是學生，是有血性的青年，不能在黑暗的社会里悶聲不响。

張德全：我難啊！

程桂芬：（急）德全，大家都勸你，你怎么就是搞不通呢？

張德全：咳！政府要打內戰，老百姓飢寒交迫，這是不好，應當反對。可就憑你和我能解決問題嗎？

〔窗口有人喊：“程桂芬，節目要上演了，快來吧！”〕

程桂芬：我可要表演去了，你想想吧！

〔程桂芬下。〕

老 趙：老張，我們能解決問題。我們團結緊就是力量。你還有什麼地方轉不過弯兒來，你說出來，有困難大家幫助。

張德全：……

老 趙：你怎么不說話？胆小是不是？

張德全：（站起）誰胆小？我胆小？

老 趙：不是你胆小是誰？吳國楨嘴上說得甜，什麼“軍警

不入校，軍警不打人”，可是竟下毒手，派馬隊对付学生。你还在这縮头縮腦。

張德全：（又坐下）……

秦英傑：老趙，你吵什麼！有話慢慢說。

老 趙：張德全，我這都是為了你好，替你着急。

秦英傑：我找程群理還有事。你們再談談吧。

〔秦英傑下，和上場的錢世明走了个對面，彼此打招呼。〕

〔錢世明穿着一身較新的長衫。〕

錢世明：德全，怎麼不出去玩玩。

張德全：小錢，你坐。

錢世明：和你商量一件事，我們班上的陳鵬要我去游行，你看去不去？

張德全：這，這讓我怎麼說！

老 趙：（對錢）這还用問？當然应当去游行。反飢餓、反內战要靠大家團結，今天程群理不是說得挺清楚嗎！

錢世明：（對張）我剛才還沒肯定告訴陳鵬。你看，現在全校同學都沸騰起來了，這是咱們自己的事，若是袖手旁觀，不像話。

老 趙：這話對！老張，星星總是繞着太陽轉，你就別再觀望了。

張德全：錢世明，你問我干什么，你自己決定好了。

錢世明：問你還有錯？在很多問題上，我們倆的觀點都是一

致的，所以对这次游行的問題，我也想征求征求你的看法。

張德全：我的看法？

老 趙：什么你的看法不你的看法！你一个人不去游行还連累着别人不参加！你想想，你这起的是什么作用？

錢世明：老趙，明天到底有多少人参加？

老 趙：至少有百分之八十，沒有几个不去的。

張德全：可是各人的情况不同啊。

錢世明：老張，你既然不能給我拿主意，那就算了。（欲走，又想起）还有一件事，薛福恆由家里給你帶來了一封信，剛才我來的时候交給程桂芬了，等会她給你。有一件不幸的消息，不过，你千万別难过。

張德全：什么事？

錢世明：（吞吐）这……还是等会讓桂芬給你看信吧。再見。

〔錢世明下。〕

老 趙：（无办法）咳！讓我怎么跟你說呢！

〔于舒華上，他穿得整齊，比較講究。〕

于舒華：德全，你在干什么？

張德全：表哥，我想看点書。

于舒華：（看見老趙在这，怕妨碍自己的活动）噢！对了，老趙，外边有人找你。是誰我也不認識，在营火会的台左边等着你呢。快去吧。

老 趙：好。(對張)老張你再考慮考慮吧。

〔老趙下。〕

于舒華：這個大炮又在跟你宣傳吧！我就知道，所以我一進來就哄他走了。

張德全：怎麼，外邊沒有人找他？

于舒華：連個鬼也沒有。

張德全：表哥，你怎麼說謊呢？

于舒華：沒什麼，他走了，咱哥倆好談心。表弟，你好像在想什麼心事？

張德全：沒什麼。

于舒華：德全，是不是又在想德家的病了？有信來沒有？

張德全：有信，病是愈來愈重了。

于舒華：咳，這也真夠讓舅舅和舅媽為難的，舅舅一個月掙那麼幾百萬法幣，在這年月，怕連吃飯都成問題。德家又有病，可真是難啊！你也得想法寄幾個錢去才对。

張德全：(苦笑)我哪有錢？連家庭教師都讓人解雇了。

于舒華：(裝作關心)解雇了！可是不管怎樣病還是得治啊。

張德全：唉！明天我去把懷表賣了，還有桂芬的一把小提琴。

于舒華：不，不。表和提琴都是你們不可少的，不能賣，賣了以後用什麼？這樣吧，(掏錢)這二百萬，你先拿去用。